

灯火

★严寄音

元宵街铺贴花，
彩树灯窗共晚华。
不见低行惆怅客，
吉庆尽在万千家。

元宵

★阿卫国

风送黄昏夜色寒，
阴云铺满九重天。
元宵不共梢头月，
柳笛空吹红杏前。

望月

★阿卫国

莫倚相思怨月昏，
古来圆缺自回轮。
阴晴若解眉间事，
长挂窗台留照人。

马街书会(河南坠子)

作词:王印权 赵民强 作曲:朱迎春

演唱:李素红 伴奏:孙京文 李爱侗 樊红

(唱)马街书会近千年

宝丰大地展新颜
应河岸畔人潮涌
香山坡前声震天
琴韵弦音唱德孝
说古论今歌圣贤
一日能看千台戏
三天能观万书篇
非遗传承载名录
千秋万代美名传
锦衣足食民康泰
使命初心莫等闲

(白)马街书会近千年

宝丰大地展新颜
应河岸畔人潮涌
香山坡前声震天
琴韵弦音唱德孝
说古论今歌圣贤
一日能看千台戏
三天能观万书篇
万书篇

(唱)马街书会近千年

宝丰大地展新颜
应河岸畔人潮涌
香山坡前声震天
琴韵弦音唱德孝
说古论今歌圣贤
一日能看千台戏
三天能观万书篇
非遗传承载名录
千秋万代美名传
锦衣足食民康泰
使命初心莫等闲
紧跟时代感恩党
勤劳致富建家园
同心共筑中国梦
奋楫扬帆
奋楫扬帆
奋楫扬帆
永向前



◎赵振超

我喜欢过节,喜欢明月当空的中秋节,也喜欢祥和和团圆的春节,更喜爱充满乡情的元宵节。

在我的记忆里,过完大年初一就盼望着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在我们豫西南的农村,元宵节就是春节的延续,用家乡人的话说“不过完十五不算过完年”。虽然元宵节没有春节那样有隆重的仪式感,但老家那个年代外出的人极少,还是春节的那些快乐着的人们用另一种形式庆祝他们生活中的欢乐和幸福。

在每一个传统节日里,总少不了孩子们的存在,成人的世界里似乎更不能缺少孩子们天真烂漫欢闹,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在下一代人的世界里寻找着自己的影子,村里的孩子们过完年就时不时拉着大人的衣角询问离元宵节还有几天。当父母笑着说“快了”,就开心地悄悄掏出一个鞭放上一响,然后便在家人责怪声中一溜烟跑了。

小时候听村上几个“能人”说城里人的正月十五除了吃元宵,还要逛花市、赏花灯、观礼花、猜灯谜,舞龙舞狮,可热闹了。而在我的老家更多的是做红灯笼、做红枣馍、布袋馍等特有的食品,并被当做供品,在主人虔诚的表达中祈福来年风调雨顺,全家平安。

在20世纪90年代的豫西南农村,每年能用上电的时间少之又少。正月十五家家都会做很多大大小小的纸灯笼,然后选出两个最大最好看的挂在大门两侧,在等电盼电的日子里,元宵节的夜晚挂满红灯笼的乡村,过节就成了一种对明亮的期待,那是一种十分壮观的景象。

正月十五这天早饭过后,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把前一天晚上发好的面团和洗好的红枣拿出来做红枣馍和布袋馍。做红枣馍就是在圆圆的白面馒头上放上一个红枣,寓意着一个女人用她神圣的乳房哺育着自己的孩子,希望孩子们能健康成长,这是一个怎样生动地表达,我想,世界上还有哪一种爱比母爱还要博大和宽广;布袋馍如同盛满粮食的麦粒,他们用最虔诚的形式盼望来年庄稼的丰收。

乡村的大街小巷里,每家每户的大门口和院子里都挂着自己做的红纸灯笼,条件稍好一点的会把点燃的红白蜡烛做光源,还有很多家庭是用墨水瓶、铁笔杆、毛线做成的煤油灯做光源,这样的灯透过红纸一闪一闪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灯笼上面的一股黑烟直挺挺消失在黑暗里,那时的空气到处都充斥着一种煤油味,生活惯了,这种气味也成了元宵节独特的味道,站在村头放眼望去,村庄的美在灯影里浮动,跳动着、闪动着,犹如小说里一个薄雾缭绕的仙境。

那时村里还会请周边的戏班子来唱戏,锣鼓一敲,来看戏的人都会搬着小凳子来到大队部的小广场上,广场不大但也能容纳百十号人。像我这样大的孩子根本看不懂戏的内容,来这里只是图个热闹,看到有卖好吃的便会唧唧着家长买几口好吃的。好像在大人的交谈中也记住了《卷席筒》里有个小苍娃、《铡美案》里有个包青天。

家乡的元宵节,不但闹出了村中的喜气洋洋,也为新的一年闹出了新的希望,为村民们闹出了五谷丰登,闹得人们个个笑逐颜开、春光满面、精神抖擞。元宵节过罢,那些勤劳的人们都牵着老牛走进了农田。

几十年时光转瞬即逝,我不在家乡生活已有30多年,如今居住在高楼林立的水泥钢筋楼内,整日忙碌于单位的工作和孩子的事情,仔细一想,已有许多年没回老家过元宵节了,不知道如今家乡的元宵节变成了什么样,是否还如以前那样生动有趣,是否有了更美好的内容,然而,儿时元宵节幸福欢快的场景时时浮现在脑海,温暖又柔和,幸福又留恋,虽不富裕,却有着朴素而简单的快乐。

老家的元宵节就这样一点点远离,留在记忆里永远是那白面膜、那红灯笼、那个小广场,还有我最真诚的小伙伴。

望着老家的方向,我想今年的元宵节一定很热闹。

(作者单位:宝丰县文峰路小学)

“二十八,贴花花”。时下,看到单位门口挂起的一个个火红的灯笼,街道两侧摆出的一副副火红的春联,一派热热闹迎新年的气象,我就想起小时候写春联、贴春联的往事,仿佛又回到了那温暖美好的过去。

过去,农村能掂起毛笔写春联的不多。尽管是这样,但很多家庭还是抱着“有钱没钱,贴对子过年”的心态,提前请人代写几副火红的春联,贴在门框上,烘托一下过年的气氛,图个来年日子的大吉大利,表达他们对来年生活的美好期盼。

当时,我的舅父是在我们这儿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每年过了腊月二十三,母亲就把我的舅父请到家,让他为左邻右舍写春联。那时,听说我的舅父来我家的消息,门前门后的邻居便蜂拥而至。东邻的王大叔刚掂着两张红纸急急匆匆走进我家小院,西舍的李大婶也慌慌张张夹着两张红纸接踵而来……顿时,小院人声鼎沸。因屋里地方小,舅父就在太阳下的院中央支起一个小方桌,坐在一张小靠椅上,从黑色的小布里掏出一支支金贵的毛笔和老掉牙的砚台,放到桌子上,把墨水倒进砚台,裁纸,叠纸……对于有对联内容的,舅父就按他们提供的内容写;没有对联内容的邻居,舅父就结合他们家庭的实际情况给他们选内容。春联内容确定后,舅父就开始铺纸蘸墨挥毫。随着舅父手腕上下翻动,笔杆左右摇摆,一副副遒劲有力的黑色大字便带着墨香,带着期盼,从笔尖中涓涓流出,一副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和顺一家满门庆,节俭人家富有余”“国兴旺家兴旺国家兴旺,老平安少平安老少平安”的春联便带着祝福呈现在大家眼前。“好!真美!”“你也给俺写副那样内容的对联吧!”围观者七嘴八舌的称赞着,议论着。在为一户写完春联后,舅父总是还要用裁下来的纸条,为他们送上“出门见喜”“满园春光”等等一些祝福的春条。其间,我也成了一个忙活的小书童,时而观看舅父泼墨挥毫,时而为舅父按纸,时而拉纸,时而把刚写好散发着墨香的一副副春联端一边平展的地上,在太阳底下进行晾晒。一连几天,来我们家写春联的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舅父也常是从早忙到黑,甚至还要点上马灯赶写。舅父也常对我们说:“一年了,能为大家做点事,送点祝福,是很美的事!”

记得有一年。我们吃过饭后,母亲就安排我们姐弟几个贴春联。贴春联前,母亲总是先要打一小盆糨子作为粘剂。打糨子时,母亲先把一个盆子里倒点清水,然后把少许面粉放在盆子里,进行均匀的搅拌,搅拌好后,把盆子放在火上,然后用筷子在面糊中轻轻搅动,等到面糊熬到十分粘时,就把浆糊从火上端下来放凉,这样一盆糨子就算打成了。然后,母亲忙着做家务,我们姐弟就说说笑笑地端着糨糊,拿着写好的对联,掂着炊帚,搬着马站儿,去贴对联。贴对联时,我们先把门框上旧春联撕掉,把门框打扫干净。然后,大姐站在马站儿上,用小炊帚把糨糊均匀地涂抹在门框上,把春联上端两角轻轻按在门框顶端。我就站在远处观望对联贴的是否水平。直至我说正好,站在马站儿上的大姐就用手先在对联上端一按一捋。站在下面的二姐轻拽着春联的下端,把春联下端绷紧轻按,然后用笤帚从上面往下一扫,一副上联就贴好了。当时,我们年龄小,舅父写春联时交代如何贴春联,我们都心不在焉,再加上我们又不通平仄韵律,常造成上下联颠倒错位。但看着门上贴着的红纸黑字端庄大方的春联,我们心里一个个是美滋滋的。

大年初六,舅父来我家串门,一进院,竟然哈哈大笑。原来是我们把灶火风箱上春条“风声如雷”贴到了院内的那棵大香椿上,把屋门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上下联的位置贴颠倒了。我就给舅父说:“再换一张吧。”舅父抿着嘴说:“正月十五贴对联,晚半月了!”这次,舅父告诉贴对联的诀窍,他说:“对联正确贴法首先要看横批,如果横批是从右向左书写,上联就应该贴在右边,反之上联则贴在左边。一般来说,春联上联结尾字是仄声,下联结尾字是平声。仄声就是三声、四声,平声就是一声、二声。懂得了这个规律就不会贴错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平仄韵律就是我们所学的声调,对联的上下联原来是这样区分,贴春联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三十年来,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进步,春联也由过去的毛笔手发展到现在的机制印刷,由过去一副难求到现在街头的比比皆是,由过去墨水写春联进步到今天用金粉书写,由印制的一般的春联发展到今天的以红纸为底色,以吉祥如意、恭喜发财、金童玉女等作底纹,立体金字高档的演变……伴随着春联变化,老百姓的生活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走进新时代,踏进春光里,走在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上,无论我们在哪里过年,我们都会如走进一个百花齐放的春联大观园,徜徉于一条承载着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书画长廊,置身在一个积淀深厚的文学殿堂……

此时,想起昔日那裹满年味的旧事,想起今天春联和我们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的心里都充盈着满满的幸福。

浓

浓

春

联

情

◎郭明远